■第 285 期■投稿信箱：755792341@qq.com

■ 雨文（美国）

蒲公英花

提起蒲公英，人们眼前出现的是站立在长长草茎上毛绒绒白乎乎的圆球。风一吹过，绒球里飞出许多微形小伞，随风而去，无问西东。风驻脚，它们落在小溪边，挺好；落在北墙下，也不错。它们默默躺在泥土上，等待来年春天的起床号。

许多咏蒲公英的诗都是关于这毛绒绒小白球和随风飞扬的小伞，我也写过这样诗。今天我要写的是蒲公英的花。

今年天气转暖较晚，直到四月下旬草地才开始渐渐返绿。草地上花坛里出现几株小黄花：蒲公英开花了。为保持草地的碧绿一片，我用小铲子把蒲公英挖了出来。有几棵长得壮实，花正盛开颜色鲜艳，我不忍丢弃，拿进来插在瓶里。

洗净手泡上一杯茶，我坐下来欣赏这几朵蒲公英花。它们没有我们习以为常的花心，无数纤细的花瓣越往中心越短小，颜色越艳黄，好像画笔蘸饱颜料从中心向外运笔，把最浓的色彩留在了下笔处。这随意生长常常被人踩在脚下的野花在我眼里竟是好看的。浪漫的玫瑰必是看不起她的，富贵的牡丹更是不肖于她的，可我不管，我觉得她也是好看的。年复一年，当春雨润醒冻土，当飘落的樱花将小路染成粉色，蒲公英开始发芽展叶。知更鸟飞回我门前树上做窝时，蒲公英的花苞已经在抽得高高的茎杆上准备开放。

城里人的观点是门前草地要碧绿一片才好。因此，我拔除了这些开黄花的蒲公英。可我心里头住着一个村姑，觉得野花有野花的味道，于是便有了这瓶蒲公英花来到我的桌上，伴我午茶。

我跳跃的思维突然联想起玛丽·奥利弗，获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的美国当代最优秀最受欢迎的大自然诗人。低调的她只专心自己和自然的对话。她的诗语言朴素易懂，就像蒲公英花，一眼看去平淡无奇，但当你静下心来细细品读，那来自生活毫无做作的自然里有的是耐人寻味的美。她与狐狸对话与玫瑰花对话，她把绿叶满枝的大树称为妹妹，她从知更鸟叫声里听见对上帝的赞美，她在池塘里两片睡莲叶间看见恋人牵手。

我翻译过玛丽·奥利弗的十五首诗，发表在《江南诗》。翻译的过程是愉悦的，大概是她的诗合我意，两颗有共同感受的灵魂相遇。她的诗没有艰涩生癖词或花俏词语的卖弄，但正是这平易简单给我带来清新神密感。

请看这首《科布溪》：

清晨来到小溪边
问题是：
我是否要像以往千百次那样
兴高彩烈地一跃
轻轻落到小溪对岸？

某些事实不可否认，但
我内心深处
不肯轻易放弃。

来不及思前顾后。
我纵身一跃
在七十七岁有生之年
我头一回掉进水里。

溅起的水花多么美丽！

诗的结尾让人心情为之一振！诗人没有哀叹自己年事已高，而是为自己的童心欢呼，向欢迎她的小溪表示感谢。结尾句带来顽童般的笑声，是整首诗的高潮，诗嘎然而止，回味无穷。

我从书厨里取出《江南诗》，重读了一遍我译的玛丽·奥利弗的诗。这些短小的诗作，像蒲公英花，那么简单那么自然，可当你认真细读，会发现它们多么美丽。

我的后院里依然长着不少蒲公英，树下栏边这些自由自在的小花在阳光下黄得可爱。

作者简介：陈雯，笔名雨文，英文名Sarah Chen。美国注册会计师。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华府诗友社《诗友园地》副主编。

■ 邓泰和（美国）

耆老的歌吟（三首）

白首之欢

头白如霜，在
霏雪的晓天
心静似水，像
雨滴落下隐然无声

旧日的凄惶，已经
包容有余，在
淡定的灵魂中，心对
时谢时绽的红莲

心细心柔，宛然
凝碧的波痕，回味在
童心焕发的纯美里
满月朗照，甘醇入梦

时光荏苒
年华飞逝
即使面对残壁的墙廓，也能
以幽澹心情欣赏沿河的青柳

清醒的服老

盈亏沧桑
如霓光流转
重叠晕染
在意象泻淌徘徊

沧桑中有旖旎的感伤
人老是一种自然规律
是人间世序的转换
服老亦是必要的清醒

在凡尘牵累中
宁静而致远
是老年拥有健康的养料
兼具一种淡定修为的气质

老之将至，化悲为笑
一剑天残
驾鹤遨游
便有持酒临风的豪爽

卑微中唱出自信

年事已高
嗓音失润
也要引亢高歌
卑微中唱出自信

“翠凤毛翎扫帚叉，
闲为仙人扫落花。”
腔韵贯畅
如流水汤汤

隔世的迷恍
今时的别绪
在回肠九转的吟哦中
脆敏的心散淡在善感里

唱得像排箫
唱得像古筝
还有磬钹的余响
未老的心传出激壮的涛声

■ 竹心（美国·休斯顿）

六十年风雨兄弟情

史伯伯是父亲最好的朋友，祖籍东北。据说是孤儿，从小流浪，不知故乡何处，父母何名，只知道姓史而已。大概13岁时，东北野战军占领东北，他参加了部队文工团。辽沈战役结束后随部队一路南下。由于年龄太小，在部队继续南下之时，他就转业到地方，最后落脚在北方一座小城市。

五十年代中期，父亲毕业后分配到市文化系统工作，与史伯伯成了同事。史伯伯会唱歌、能跳舞、打快板、说相声，不仅可以指挥乐队，文字功夫也相当了得，是当时文化系统有名的笔杆子、话筒子。在小城人都说着软绵绵、慢吞吞乡音的年代，史伯伯一口标准的东北普通话，字正腔园、抑扬顿措，可谓才华横溢、文采飞扬。

史伯伯根正苗红，很早便入了党。据父亲说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一切，他的前途将无可限量。

五十年代末，单位组织群众给领导干部提意见。虽说是文化系统，但由于人才流失严重，很多人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唯有史伯伯笔头功夫过硬，文笔流畅尖锐。一份洋洋洒洒几十页的意见书递交了上去。结果可想而知，最后被定位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简称“右派”。右派的帽子被戴在头上很多年。犹如金箍咒般，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在劫难逃。使本来光明的前途就此暗淡了下来。

父母和史伯伯、史伯母的关系渊源颇深。父亲与史伯伯相识于职场，志趣相投成为挚友。而母亲与史伯母是同学、邻居，也是极好的闺蜜。六十年代初期，母亲在省城读书学习图书美术设计，而史伯母则就读于护士学校。

一九六二年，母亲与史伯母相继毕业回到小城。母亲在当时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工作，史伯母则回市医院当了一名护士。

据父母讲，当时的文化系统包括了图书馆、文化馆、新华书店、广播电台、体委、电影院等多家单位。工作人员并不多，都集中在一个大院里工作，所以大家彼此都很熟悉。那个年代，父母分别在文化馆和图书馆工作，他们也因此相识而相爱，最后结婚组成家庭。

戏剧性的是，母亲与父亲在工作中相识而相爱的同时，身为护士的史伯母也认识了能歌善舞、风流倜倘、口才一流的史伯伯。两对年轻人先后结婚各自组成了家庭。

史伯母与史伯伯相识、相恋，以及结婚，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色，就是惟成份论。史伯母的父亲是小城的大地主。而史伯伯虽然根正苗红，但是彼时的头上却赫然戴着右派的帽子。据母亲说，其实史伯母当初是有很多选择的。她年轻貌美、娇小而秀气，可以选择一个干部，改变自身的命运与处境。但是史伯母却深爱着史伯父的才华与能力，坚守着他们的爱情，顶著右派家属的压力嫁给了史伯伯。

平静的生活了两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史伯伯受到了更大冲击，经历了无数次的批斗。几十斤重的牌子掛在脖子上，不给吃、不让睡的交代罪行。文革初期还有所收敛，一切有规有矩。到了后期，武斗开始后，一切都没有了章法。无政府主义泛滥，人身安全基本没有了保障。

父亲回忆说，有一次，造反派们拿着史伯伯的照片，在街上搜查他。当那些人耀武扬威地走在街道上，喊着口号“把反革命分子史XX揪出来”之时，史伯伯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戴着一顶破旧的草帽，拄著一根拐杖，瘸著一条腿，弯腰驮背、慢悠悠地从游行队伍旁边走过去，俨然一个老人家。红卫兵怎么也没有想到三十多岁的史伯伯会是这么一个样子。事后他偷偷地告诉了父亲，与父亲分享他的得意和聪明。而父亲则一直坚守着这个秘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史伯伯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有一次，史伯伯来到了我们家。母亲说不到四十岁的史伯伯满脸沧桑胡子拉碴瘦削羸弱。完全看不出原先的风流潇洒神采飞扬，象小老头一样，萎靡不振。母亲给他做了一碗面，当时大家的白面都很紧张，都是按照人头供应的。临走时，母亲把家里的几个饼子，给了史伯伯。他手里拿着饼子，欣喜不已。当母亲把他送到大门口时，史伯伯的眼睛湿润了。

八十年代初期，史伯伯的冤假错案终于平反了。摘掉了右派帽子，补发了十几年欠发的工资。他开始自学法律，获得律师资格证书。在即将知天命的年纪，改行当起了律师。而且很快地成为了全省有名的执业律师。我想他是吃尽了无法无天的苦头，才立志要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障普通人的合法利益。后来史伯母也当了市医院的总护士长，他们苦难的日子终于熬过去了。

八十年代末期，父亲透露了一件保守将近四十年的秘密。

史伯伯根本不是孤儿。他们家是东北当地的财主。史伯伯是家中唯一的儿子。四十年代中期，东北地区搞土地改革运动，史伯伯的爷爷父亲都被抓。当时的情势是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他的奶奶和母亲担心家中唯一的男丁再遭不测、断了香火。于是想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让年幼的史伯伯假扮成孤儿，最后参加了四野的部队。临行前，千般叮咛万般嘱咐，千万不要再回故土。

据父亲说，七十年代中期，史伯伯从五七干校释放后，单位曾经安排他去东北出差。他乘机偷偷跑回家。那时祖父母已经去世，父母仍然健在。与父母匆匆相见，得知彼此境况。史伯伯让父母看了他的全家福，当初离开家时十几岁的少年，三十年后，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而且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

那次从东北回来后，史伯伯对父亲说，他的父母看过全家人的照片后，甚是欣慰。只是一再嘱咐千万保守秘密，否则地主的成分会影响了他的前程。史伯伯当时没有告诉父母自己是右派，不久前才刚刚从五七干校的农场释放回来。

直至八十年代末期，史伯伯才光明正大地回了一次故乡，只是那时父母已不在人世。他的父母一直都以为当初让儿子隐姓埋名避走他乡，才换来儿子日后的锦绣前程。他们至死都不知道他们的儿子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命运坎坷、几尽磨难、历经生死攸关。农场、改造、批斗，在历次运动中倍受折磨和迫害。

父亲保守这份秘密长达近四十年。我想这也是他和史伯伯的感情为什么看起来淡如水，表面并不怎么亲近。但是却能够守候彼此秘密数十年。其实在那份单纯的水里，早已融化了难以言表的深厚情谊，还有完全的信任和彼此的忠诚。

几年前，父亲生病期间，已经八十岁高龄的史伯伯几次探望父亲。两个老友，经常是相对而坐却无言。记得母亲曾经对父亲说，“你看老史那么大岁数，来看你一回多不容易，你也不多说会儿话，就那么呆坐着。”我有时看着两个老头沉默地坐着，彼此对望。就会走过去说些话活跃一下气氛。史伯伯总是说，“你们忙你们的去，我和你爸爸坐坐就可以。”

行文至此，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情。对于史伯伯和父亲，或许他们之间已经没有秘密，所有的心意也都明白。只是看看老朋友、老兄弟，默默地坐一会儿。一切竟都在不言中了。

长达六十年的知交和故友，可以守候彼此悠关生死秘密的兄弟，在垂暮之年，在病榻之旁，依旧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相知和懂得。

父亲葬礼那天，史伯伯一个人来了。也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未等结束，就走了。

我把他送到门外，看着他衰老的步伐缓慢地、却也坚实地走着。感慨万千。当年那个为了自己的理想，据理力争、不畏危险的年轻右派；母亲叙述中的那个萎靡不振，为了几个饼子而落泪的劳改人员；壮年时口若悬河、意气风发的著名律师；如今苍老衰弱、步履蹒跚，来参加老友葬礼的垂暮老人。此时正走在小城古老的街道上，就象他曾走在中国现代史的风口浪尖上。岁月苍茫中，他依旧是我的史伯伯。仅愿以此文见证父亲与史伯伯历时六十年的生死情谊，和他们所经历的那些年的风雨沧桑。

作者简介：竹心，北美中文作家协会会员。小说、散文、诗歌数十万字发表于《文综》、《美文》、《人民日报海外版》、《华文月刊》、《世界日报》、《侨报》、《汉新月刊》等报刊杂志。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多次获得国内外各种奖项。出版中短篇小说集《旧梦如风》。

■ 静好（英国）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宅家日记Day 856

7月25日，星期一，阴。

今天我的心情，如同天气一样，阴沉沉的，没有阳光，快乐不起来。

原因是昨天去了林肯市区的Three Store（电信3商店），因为我与Three电信公司的合同将于本月的29日到期，我想在合同到期前再续签一个新合同。

昨天上午，当我们进入Three商店时，发现店内冷冷清清的，看到我们进来，马上有一位男性销售人员上前询问：“能为你们帮什么忙吗？”我微笑着回答：“我的合同快到期了，我想续签。”男销售人员回答：“好，请跟我来。”于是他把我们引向一办公桌前，并说：“Scott会为你们服务。”我们向他道了谢，并坐到Scott示意的坐椅上。接着Scott问：“你以前的合同是每月多少钱？”我回答：“大概是多少英镑。”随后我意识到没带前合同，于是对Scott说：“对不起，今天因为忙，我忘了带合同、忘了具体是什么套餐？我们明天带上合同再来好吗？”Scott说：“没事，你手机下载了Three App吗？”我回道：“下载了，但很少用。”Scott说：“打开让我看看。”我回答好，于是打开Three App并把手机递给Scott。

Scott接过手机，快速地在我手机上操作。因为他坐在我对面，我看不到他具体在做什么。我当时想：我的手机没有绑定银行卡，没有下载任何手机支付软件，只要不能支付，应该没问题，所以对他的操作我没起疑心。

Scott在我手机操作了大概两分钟后，他抬头问我：“你以前的合同是每月20.5英镑，我给你推荐一个新套餐，每月20英镑，节省了50便士好吗？”我环视Three商店一周，没有看到他们张贴有任何广告宣传、任何套餐计划，为了省事，我说：“好吧，谢谢。”

于是Scott打印合同，并让我签字。因为对英国公司的信任，我没细看合同，就签名了。然后Scott递给我一份合同复印件，我接过、道了谢，就和先生一起步出Three公司，去购物了。

在外午餐的时候，我打开手机，看到Three App弹出的一条广告：优惠套餐。我细看套餐内容，与我刚签的套餐服务是一样的，但价格每月少5英镑。突然记起当Scott叫我签合同时，他根本没给我看任何套餐文件，都是他口头说的。

随后我又看到Three电信公司发送的一条短信：请确认你没设置任何超额费用。当我看到此短信时，我惊了，因为自从加入Three电信公司后，我就设置了“0”超额费用，因为如果不设置这个，有些短信就会被收费。如今Three又没经我的授权和同意，擅自修改我帐号设置，我很不开心，于是对先生说：“停止购物，我们马上去Three商店，有一项重要设置需更改。”

先生听完我的解释，开车陪我去Three商店，进入Three店，我径直走向Scott，指着我手机上Three App的优惠套餐给他看，并问：“我的帐户有一个优惠套餐，你看了我的帐户，为什么不用这个优惠套餐，而推荐另外一个价格高的套餐？”Scott说：“这个优惠套餐只用于优惠新客户。”我追问：“你们有优惠新客户的套餐，为何没有优惠长期客户的套餐？”Scott不说话，见Scott不回复，我又问：“我能取消先前的套餐吗？”Scott说：“不行，你已经同意签字了。”我说：“据你们Three公司的政策是新签合同，如果不满意，可在28天内免费退换。”见我这样说，Scott仍不出声。

这时在一旁的年轻漂亮女销售员微笑着对我说：“你过来，我看看。”见她很友好，于是我走向她并说：“不知为何我的Three帐户设置被人修改了，没有设置额外费用，我想设置回“0”额外费用。”这位销售女孩说：“好，我帮你修改。”她修改完，我再问：“发我帐户里的优惠套餐不是供我用的吗？为何我不能用？”她说：“你的新合同已签，我们不能更换，如果你有什么不满意，可打这个客服电话，希望客服能帮你解决。”边说她边写下一个电话号码递给我，见这个女销售员态度很好，我决定不再为难她，于是接过她递来的纸条，我向她道谢，离开。

回家后，我打Three客服电话，投诉林肯Three门店没有展示供客人选的套餐；销售人员Scott为我选的套餐不是基于我的需求；然后再问为何Three发送到我帐户的优惠套餐计划我自己不能用等等。

Three客服耐心解答我所有问题，并回复：“发你帐户的优惠套餐你可以用，如果你现在想更换，我帮你换。”我回复说：“好，谢谢，请帮我更换。”

于是客服帮我更新了套餐，一样的服务，每月可节省5英镑、一年节省60英镑，套餐是二年的合同，二年下来可以节约120英镑，能轻易争取的福利，为何不争取呢？

后来我还发现Scott不仅不选用我帐户的优惠套餐，还擅自修改我Three App帐户不超额设置，更可恶的是第二天我还发现他偷偷地更改了我手机更多设置，使我没接到多个电话。

当德国好友邓瑛发我语言聊天，我没听到任何铃响，然后她再发我短信，当时手机正在我手上，我纳闷为什么她发语音聊天时我手机没响铃声，再回想起近两个电话我都没听到，于是马上意识到：我手机被人动了手脚，改了设置。我立刻找到手机设置查看，果真电话铃声音量被调为0，短信通知调为不显示。仔细回想，我的手机只Scott一人动过，显而易见，是他偷偷更换了我手机设置，让我误认为我手机已坏，需更换手机；再联想到他为我推荐套餐、签合同时一再说：如果你手机坏了，不要等到此合同结束，可随时来更换手机。

活到老学到老，不仅要学书本知识，更要学社会知识和人生经验。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手机决不能随便给陌生人看，更不能随便交给Three的销售人员，任由他操作。